

「今天謝謝妳幫我整理書櫃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貝雷絲從陽台回來，對坐在廚房吧台等地的艾黛爾賈特道謝。

「不客氣，舉手之勞而已。」

艾黛爾賈特放下馬克杯，若無其事地掃了一眼她的手機。

剛才兩人聊得正開心，貝雷絲突然收到一通來電，她看了一眼，特地走到陽台去接。

艾黛爾賈特盯著她講電話的背影，愉快感漸漸沉澱。

居然講了將近十分鐘，莫非她現在……不是單身？

艾黛爾賈特整個人坐立難安，後悔自己最近才察覺對她的戀心。

該不會她已經結婚了，只是沒戴戒指而已？

艾黛爾賈特越想越害怕，若不弄清楚答案，今晚一定睡不著。

她望著放下手機的貝雷絲，露出微笑。

「教授，妳有對象了嗎？」

「？」

兩人從未談論過感情話題，貝雷絲愣了一下才意會過來。

「沒有。」

艾黛爾賈特暗自鬆口氣：「但妳剛才電話講了好久。」

「蕾雅打來交代工作，說飛龍飼養場未來由我管理，我想明天上山看看環境。」

「嗯，這件事院長跟我提過，我也一起去吧。」

艾黛爾賈特點點頭，更在意她話中的另一個重點。

「為什麼妳直呼院長的名字？」

「她跟傑拉爾特是故交，說跟我也算舊識，要我叫她『蕾雅』。」
艾黛爾賈特捏緊手指，不由得起了競爭意識。

「我跟教授也是舊識啊，而且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更久吧？」

「對。」貝雷絲不用想就能回答，畢竟她跟蕾雅以前其實不認識。

「那麼，請妳跟以前一樣，叫我『艾爾』就好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

貝雷絲本來就想叫她小名了，只是剛回來還拿捏不準兩人的距離。

她忘不了跟傑拉爾特出國時，艾黛爾賈特哭得多麼傷心，叫她一定要保持聯絡，但她後來在各地戰場奔走，連信都沒辦法寄，音訊全無了將近十年。

她想艾黛爾賈特肯定很生氣，以她當時個性可能還氣到打算跟自己斷交，決定忘記自己。

貝雷絲在外始終記得她，偶然瞄見敵方的童兵時，總是慶幸她還留在和平國度裡。

但貝雷絲回國後，艾黛爾賈特整個人都不一樣了。

不光髮色變白，性格也變得內斂沉穩，跟貝雷絲心中的「艾爾」大相逕庭。

貝雷絲問她原因，她回答是家族傳統，弗雷斯貝爾古家的人髮色都會在年少時變白。

這無法解釋氣質的改變，貝雷絲表面上接受了這個說法，暗地裡決定挖掘她深藏的秘密。

「目標對象」不會逃跑，初期策略是先重新取回信任。

貝雷絲順手收走吧台上的馬克杯，轉身在流理台中清洗。

「不過，在其他同學面前，我不能那樣叫妳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妳也可以跟以前一樣直呼我的名字，不用一直叫我教授。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毫無回音，貝雷絲關掉水，將洗好的杯子放上瀝乾架，疑惑回頭：「艾爾？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身後傳來回應，艾黛爾賈特藉水聲掩護繞過吧台，從背後偷襲對她毫無防備的貝雷絲。

「歡迎回來……教授。」

艾黛爾賈特輕輕環住她腰際，湊上臉頰，汲取她背後的體溫，為自己鼓起勇氣。

「以後，我能一直待在妳身邊嗎？」